



穷愁泥杀人

□邢晔

冬至,夜寒,人远,心折。
立冬而未必能立,冬至则冰寒纷至。经过了小雪的试探、大雪的冲锋,真正的冬天开始全面侵袭,不久之后还将有小寒、大寒,切肤入骨,让人身心俱疲,物我皆伤。

就像一条凛冽的公告,冬至,仅名字就令人不寒而栗。此后的际遇更是脚底生寒,凝血冰心。

最盼温暖的那一刻,就是最寒冷的时候。更哪堪,天冷、屋破、家贫、人病、情伤、事急、世纷扰……

在这样的节气,漫卷诗书,看千百年前的诗人愁欲狂,自然会意、入境、共情、同怀。

唐代诗人杜甫的冬至,郁闷到了极致:“年年至日长为客,忽忽穷愁泥杀人。”政治末路,生活穷途,为秋风所破的屋子会不会被更高的北风再次怒卷三重茅?多年冷似铁的布衾被体弱的娇儿屡屡踏裂,会不会使病体更沉?

苦度这艰涩难耐的光阴,如陷泥沼,被无限的挤压渐渐缠杀、闷煞。

泥杀,是世间大多数人的命运。没有刀砍斧劈的极恐与残酷,没有火烧水淹的惊悚与绝望,没有毒害蛊惑的阴险与狡诈,更没有天崩地裂的震怖与茫然,只有无边无际的挤、愈演愈烈的郁、渐广渐重的寒。

当拼着命去挣扎,能稍得宽松,但那挤,毕竟无尽;

当闭目自欺开解,可偷得半闲,但那郁,从来未除;

当竭尽全力取火,甚至得些温暖,但那寒,终究渐深。

杜甫穷愁,面朝黑暗,罅隙里依然有光。“老妻画纸为棋局,稚子敲针作钓钩。但有故人供禄米,微躯此外更何求?”有妻有子,有送来温暖的故人,未尝不得畅怀与欣慰。心怀故国,悲愤中依然有望。“心折此时无一寸,路迷何处见三秦。”即便恹惶,即使痛彻,尚且有诗。“愁极本凭诗遣兴,诗成吟咏转凄凉。”就算是凄凉,“江上形容吾独老,天边风俗自相亲”,总有三分念想,把窘困的日子照亮。

不过,从来没有哪位史上留名的诗人,被死死压迫在社会的最底层。哪怕是贫病窘困,作为知识阶层,诗人的办法与资源,总归要比“草根”多。所以,最深的穷愁,诗人未必能够体会。

在大河边慨叹过“逝者如斯夫!不舍昼夜”,编辑过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《诗经》的诗人孔子,就大概不会很清楚,“穷”到底是什么含义,真正的穷究竟是什么滋味。

这位儒家学派创始人、政治家、思想家、教育家,在陈国被断绝粮食,跟着的人都饿病了,有的甚至起不来。弟子子路生气地来见孔子,说:“君

子也有困窘的时候吗?”孔子说:“君子在困窘时还能固守正道,小人一困窘就会胡作非为。”

孔子晚年流浪于各国之间,漂泊而困顿,曾自嘲如“丧家之犬”,但他起码有很多门人跟从,后来还有弟子外出求援,楚国几次派军队前来搭救;连平时的话语都有弟子记录、整理为一部光辉灿烂的《论语》。

“穷”,繁体字从穴躬声,身在穴下,很窘困;简化字为会意,力在穴下,有劲使不出。无论繁简,穷,都是身心深陷,走投无路。

唐代诗人白居易在《卖炭翁》中写道:“卖炭翁,伐薪烧炭南山中。满面尘灰烟火色,两鬓苍苍十指黑。卖炭得钱何所营?身上衣裳口中食。可怜身上衣正单,心忧炭贱愿天寒。夜来城外一尺雪,晓驾炭车辗冰辙。牛困人饥日已高,市南门外泥中歇。”即便如此,泥中稍歇的老翁心中仍然满怀着劳有所得的美好盼望,卖炭之后,能为自己和老妻添一件衣裳,能给全家买两袋糊口的粮食,若有余钱,甚至还能给瘦弱的孙子带一个便宜的果子……

但是,生活的鞭子往往不会稍微高抬,放过那些穷苦的人。到处都有践踏者,把泥里争命的人往下踩、往下踩……卖炭翁就不幸遇到了“黄衣使者白衫儿”,他们“手把文书口称敕,回车叱牛牵向北。一车炭,千余斤,官使驱将惜不得。半匹红纱一丈绌,系向牛头充炭直。”

卖炭翁并不是生活中最不幸的人。起码有薪可伐,有牛可牵,有车可赶;可恶的“宫使”至少还留下了牛,抛下了不怎么值钱的“半匹红纱一丈绌”。卖炭翁要庆幸,没有遇到乱兵、土匪、恶霸、酷吏、贪官,被抢炭、夺车、杀牛、罚金,甚至被陷狱、破家、害命、灭族!

3000年前的《诗经》中有《大雅》,《大雅》中说起《民劳》:“民亦劳止,汔可小康。”老百姓劳苦之后,也该稍微歇歇,得到安乐了。怎样才可以“劳止”呢?家里有点粗糙的藜麦、豆子,再到外面采集一些野菜、树叶,能让一家人不至于饿死……

在今天看去,那样的“小康”何其寒素而卑微,那样的生存何其苦难而酸楚!然而,那却是古代中国人对生活安定宽裕的追求与向往,是一代代诗人、儒者、贤达盼望的大治与幸福。

春尚未来,冬早已至。

贫贱夫妻百事哀,坐看心火冷成灰。富足垫底的惆怅,无非是数点闲愁;穷困潦倒的无望,则与举目路人的无助,共同构成了苍茫的冰窟。

最穷的人,向来发不出声;最愁的人,早已不想再言。

感谢杜甫,让我们体察到“泥杀”身心的穷愁;感谢白居易,让我们关注到“草根”彻骨的辛酸;同时要庆幸,自己生在一个远超小康、共创富裕的伟大时代。

继父

□舒曼

“你不是我的亲爸爸!我的事,不用你管!”方平接到沈嫣老师打来的电话匆匆赶到学校时,他怎么也没有想到,上小学五年级的苗苗,居然当着老师的面,毫不客气地给了他一个“下马威”。

方平很尴尬。沈老师压根儿也想不到苗苗会这样说,一脸的惊诧:“这……”

“哦,沈老师,对不起!事情是这样的……”和沈老师解释过后,方平重新转过身,走到苗苗面前,平稳了一下心绪,接着取下苗苗背着书包,伸手牵住了她:“苗苗,不管怎么说,和同学打架不对。以后,真的不可以!好,爸爸已经代你向老师道歉了。走,我们现在回家!”

苗苗依然有些倔,想挣脱方平攥着她的大手;可是,却挣不脱。无奈,苗苗只得拧着小小的身子,随着方平走出教师办公室。

三年前,苗苗的父亲不幸在一场建筑工地事故中丧生,扔下了苗苗和她的妈妈淑娟。经人介绍,淑娟遇上了离异单身的方平,彼此感觉不错。

“这孩子从小就被我前夫宠坏了,脾气倔,任性;老方,你要是觉得难以接受的话,我们,我们就算了吧!”知女莫若母,淑娟知道苗苗和她过世的亲爸感情深,估摸着很难接受方平,所以和方平直说了这个情况,一是怕女儿受委屈,二也是让对方慎重考虑。

“小孩子不就像小猫小狗吗?你对她好,她自然就会慢慢接受我的!不怕,我有信心!”方平是真心喜欢为人柔弱、心地善良的淑娟,出于真爱,像个真正的男人一样,立下誓言,“我既然娶你,这辈子就一定善待苗苗!”

果然,离婚后再婚的方平信守着自己的诺言,将苗苗视同己出,凡事用心照顾,生怕他这个做后爸的,一不小心在哪桩事情上让苗苗受了委屈。

可是,令方平有些郁闷的是,或许是因为苗苗和她的生父感情太深了,甚至都没有喊过他一声“爸爸”……

再婚后的第三年,淑娟因肺癌撒手人寰。方平从此只能和苗苗相依为命。有好心人见老方一个人带苗苗着实不易,主动替他介绍,不料,却被他一一拒绝,怕委屈了苗苗。

“我知道了,你和别人打架,是那个同学因为一点小事,骂你是没娘教的孩子!这很过分!但是,苗苗,你不可以打人,下次遇到这样的事,向老师报告。好吗?”方平耐心地对苗苗讲着道理。苗苗低着头,站在卧室一角,只是绞着衣角,还是不说话。

沈嫣老师来家访的时候,苗苗正在小书房里安安静静地做作业。她看见沙发上堆着杂物、洗衣机里塞着衣服、客厅地上散落着未拆的快递,方平正在厨房洗洗切切……在方平盛邀之下,沈嫣就留下和父女俩一起吃了顿香喷喷的晚餐,原来方平的厨艺很好。方平注意到,看到沈老师在,苗苗难得的兴奋。这样的快乐,显然是久违了!吃完饭,沈嫣又在苗苗的小书房内辅导了一会儿苗苗的作业,这才告辞走人。

“爸爸,我饿了!”当突患急症住院治疗三天的苗苗,看着忙里忙外守护了她三天,两眼通红都是血丝的方平时,她终于第一次喊出了“爸爸”!方平百感交集,为了这一天,他整整等待四年多!

苗苗康复回家后,沈嫣时不时就会上门来家访、辅导一下苗苗的功课,还往往被强迫吃顿顺便饭。饭后,沈老师会帮着刷锅洗碗;方平则在一边准备着水果。那一刻,方平恍惚间会产生一种错觉:这,不就是久违了的一个家吗?而方平的善良、宽厚和好厨艺,也给沈嫣留下了深刻印象。

“淑娟,我答应你一定要照顾和培养好苗苗的。你放一万个心!”方平那天带着上了中学的苗苗来到公墓,看着墓碑上淑娟的照片,倾吐着心声。

方平的前妻为当初轻率和他离婚感到后悔,托中间人传话,意欲复合。方平总觉得有些事过去了就是过去了,婉拒了。但有人呢,方平倒是觉得有所亏欠,必须感谢。

“爸!听说沈老师好像要调往另外一座城市了。我,我,我想让沈老师留下来!爸,你能做到吗?”那天苗苗带回来这一意外消息。方平想来想去,主动打了个电话给沈老师要求拜访。

“沈,沈老师,能不走吗?”方平红着脸、低着头,似乎用尽所有的气力,终于将一句难上加难的话,说出了口。说完,如释重负的方平抬起脸,看着沈嫣,在她的双眸中,看见了闪动的火苗!